

壮哉阿木穰

——长篇纪实文学《阿木穰》读后

武晋宁

经过四年的打磨，由茅盾文学奖得主阿来作序的《阿木穰》隆重问世。这部以主人公名字命名的作品，向人们讲述了一件发生在180多年前的悲壮往事。

1840年6月，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次年10月13日，英军攻陷宁波，开始长达5个月的休整。下一步，或沿杭州湾攻占杭州、北上南京；或攻占乍浦、吴淞口、宝山，沿长江攻击镇江，兵临南京。面对危局，皇帝从全国调兵遣将，决心在浙东地区发起一次决定性的反击。这次战役史称“浙东反击战”，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清军唯一主动发起的、较大规模的进攻战役。阿木穰远征就缘于此历史背景。

阿木穰是嘉绒藏族人，时任金川八角碉守备、大金河千总，加副将銜。在接到皇帝“调集各路精兵，克期进剿。大兵到浙，自必迅速藏功”的命令后，迅速组成“藏族远征军”，自备军马和武器装备，沿岷江、长江水路东进，横跨大半个中国，于1842年2月到达宁波战场。

1842年3月10日，浙东反击战打响。阿木穰在战前动员时宣誓“不战胜即战死”。他率400名藏羌兵编为宁波城区进攻战斗第一梯队，负责从西门（望京门）

突破。打进城门后，在向鼓楼英军指挥所进攻时中伏，与数百部下一同殉国。

战后，清政府对阿木穰等将士赐恤。敬其忠勇，宁波人为牺牲的阿木穰、朱贵、哈里克等将领建祠供奉。远征阵亡将士的发辫则千里归葬故乡，这便是如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理县、汶川县、金川县、小金县一带的“辫子坟”。

《阿木穰》这本书的出版很有意义。

这是一首史诗。阿木穰率部远征浙东，是中国历史上汉、藏、羌等各族健儿联合作战、共同抵抗外侮的一次壮举。本书还原了战役全过程，不仅成为追寻藏羌地区少数民族历史踪迹的一部史诗，也是讴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一部史诗。

这是一座丰碑。今天能直观体现这次远征内容的，只有辫子坟、朱贵祠、金川碉楼等为数不多的历史遗存，而本书的出版，为阿木穰及远征军矗立了一座传承永续的历史丰碑。借助文字的力量，阿木穰们的壮举必定为更多人所周晓。

这是一部战例。单纯记录一次战役的全过程很简单，但要全景式描述它的来龙去脉、总结其

成败的深层原因、研究其对当代的启示，并不容易。而战争的胜负从来不单单是军事问题，它涉及的领域广泛，取决于各种因素的联合作用，并受各种因素的制约。本书以浙东反击战为线索，从阿木穰的生存环境、成长轨迹、所受教育，以及清末政治、经济、自然、地理、家族、民俗、科技、人文、历史等众多方面，全方位研究了战争成败的底层逻辑，使其成为一个特殊的战例研究文本。

这是一座桥梁。通过阿木穰的远征，把远在青藏高原的阿坝与东南沿海的宁波联系在了一起，把阿木穰远征所浓缩的藏区人民对本民族传统的守护，延伸到国家需要这一重大使命。

写这样的题材，作者必须具备一定的知识结构和专业积淀，而细致的作风、扎实的文字功底、民族背景、热爱与执着，同样不能少。执笔的叶小琴、韩玲两位女士，恰好满足了全部条件。

叶小琴是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的法学博士，现为社会学系副教授。出版过多部边疆学、藏学专著，主持过多项国家和省部级课题。

韩玲是阿木穰的同乡，也是勤奋的作家。她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

■ 阅读家 精神富有 阅读先行 ■

■ 宁波好书

花园入口处的路标

——关于《阅读记》的阅读记

老 剑

一本书，往往藏着作者的精神地图。崔雨这本《阅读记》，便是由“爱生活”“最读书”“慧自然”“畅心灵”“悦人生”五个板块拼合而成的思想疆域——全书看似漫无目的闲逛，实为一次次精心策划的精神探险。

收到崔雨先生送来的新书，匆匆翻阅即发现，编辑甚是精心，且每篇书评的标题别具匠心，像“味蕾更在舌尖外”“小蚂蚁彰显大情怀”“山在水来阅人生”这样的表述，既点出了被评作品的精髓，又留下了了解的余韵。崔雨的阅读穿梭于文学经典与地方文献、名家名作与本土新声之间，跨度之大令我咋舌，却又因主题归类而显得井然有序。

读崔雨的书评，最直接的感受是“诚实”——不卖弄、不伪饰。他评季羡林的《读书与做人》，谈的是“人生须得书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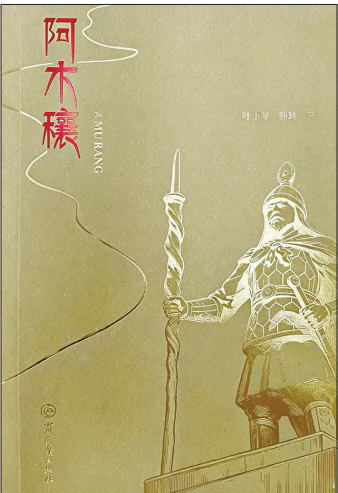
伴”的朴素道理；评朱光潜的《人间至美》，归纳出“美的本原是生活”的平实结论。没有学术黑话，没有理论炫技，有的只是认真读过、认真想过后，再用普通人都能懂的话说出来的那份坦荡。这种诚实也体现在他点评作品时的分寸感上。谈陈彦的《装台》，他知道“小蚂蚁彰显大情怀”是恰切的赞誉而不至于过度拔高；评厚夫的《路遥传》，他用“经得起历史审视”来表达敬意，既肯定了传主的功力，也暗示了传记文学应有的品格。

尤为难得的是，崔雨的书评不是孤立的文本解读，而是构成了一个相互呼应的精神谱系。他评邹元辉的《涅槃》，附上评《历程》的文字；评徐海蛟的《不朽的落魄》，附上评《先生们》的文章；评韩光智的《跟着太阳走一年》，又附上评其《爷们放下假正经》的篇目。这种“正文+附录”的结构安排，暗示了他对作家创作脉络的整体

把握——他并不是在零散地点评单部作品，而是在追踪一个作家的成长轨迹，在构建一种对话式的批评生态。附录中三位作者评崔雨本人著作的文字，更是将这种互文性推向了一个自反的维度：评读者，亦被人评；阅读他人的人，亦被他人阅读。

书中还穿插了多篇访谈与随笔，如《致书香怡人的宁波》《阅读的高度决定人生的高度》《阅读是一件愉快的事》，它们像休憩站一样分布在全书的最后部分，既是对前面阅读实践的总结升华，也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从“如何评”切换到“为何读”的思考角度。叶兆言说，“阅读的高度决定人生的高度”。而崔雨用整本书证明：阅读的广度，决定着思想的疆域。

《阅读记》的书名本身就耐人寻味，它既可以被理解为“关于阅读的记录”，也可以被解读为“用阅读来铭记”。崔雨用这本书完成了双重使命：他记录了自己与数十本书相遇的轨迹，也用这些记录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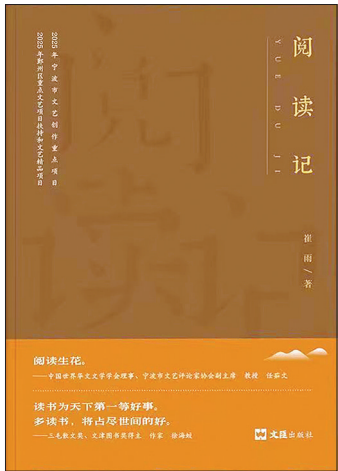
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出版过多部作品，并获得省部级文学奖。

她俩珠联璧合，是撰写这个题材的“天选之人”。

本书考证广泛深入。作者考察了汶川辫子坟、金川碉楼村寨、宁波西门口、镇海口海防历史纪念馆、慈城朱贵祠，走访了川浙相关档案馆和阿木穰后裔与地方耆老，搜集档案、实物、族谱、歌谣，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保证了史料真实性。

本书史料完整系统。作者把散落于典籍中的只言片语、志书中的零星记载及流传于民间的口头传说，通过一条主线串联起来，并站在历史的大背景下，抽丝剥茧，去芜存菁。

我如今居住在阿木穰当年的突破口——宁波古望京门附近。每每路过此处，就不由自主地想象当年的阿木穰和他的部下是如何排兵布阵的。如果我置身于1842年的那场战争，会有什么情况出现？唯有奋勇争先、拼死一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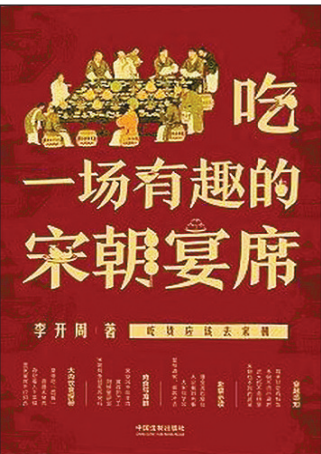
一座城市、一个时代留下了精神侧影。在后记《致书香怡人的宁波》中，我终于会意，这些书评背后还有更深层的用意——一个宁波写作者对本土文化的自觉承担，他关注脚下这片土地的文化肌理，他在为地方书写注入批评的活力。

掩卷，想起有人说过，“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崔雨的《阅读记》则告诉我们，阅读更是一座随身携带的花园——只要我们愿意翻开书页，就能在任何时刻推门而入，闻见四季的花香，听见智者的低语。而好的书评，就是这花园入口处的路标，它不替你走路，却让你知道前方有怎样的风景在等待。



后的一周，她没有出现。当朋友准备给那本书报“失踪”的时候，老太太却来了，说书真好看，自己戴着老花镜看得慢。并再一次提出转让的请求。朋友没有答应，但告诉老太太可以延长借书时间。最后，这本书老太太读了一个多月，其间，她好几次到店里跟朋友交流读书心得。朋友说，这让他感受到真正爱书的人是多么可爱，坚定了继续经营的决心。店里有一块小黑板，朋友会定期更新内容，将自己认为值得一读的书写在上面，与路过的“同好”交流。而这，与阿尔巴·多纳蒂的“今日订单”有异曲同工之妙。

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托斯卡纳书店时光》都不是一本书店的经营指南，但它回答了“互联网时代为什么要有实体店书店，为什么要看纸质书”的问题。



《吃一场有趣的宋朝宴席》

作者 李开周
出版 中国法制出版社
日期 2019年4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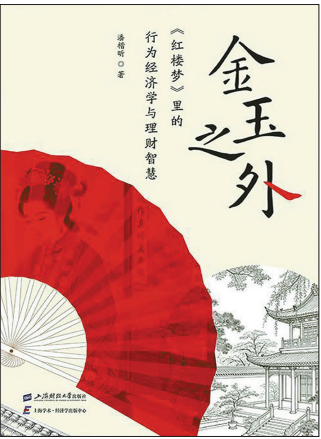
如果你是个吃货，想玩一把穿越，千万别选汉唐。李开周在《吃一场有趣的宋朝宴席》里开门见山地警告你：汉朝人吃饭得跪着，一跪半小时，膝盖受不了不说，关键是没有穿裆裤。直到宋朝，大伙儿终于穿上了裤子、坐上了椅子，餐具也齐活了，煎炒烹炸的手法也完善了。所以作者掷地有声地宣告：吃货穿越，首



《过渡劳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

作者 孙 萍
出版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日期 2024年7月

外卖配送是科技时代催生出来的一种新型职业，作者孙萍博士花了七年时间，以访谈、问卷等多元方法搜集外卖骑手的相关资料，调研范围遍及国内各大城市及城镇，最终用七个部分系统阐述了外卖劳动的构成及蕴含的社会价值。书中运用社会学和技术人类学的视角，分析了外卖平台的组



《金玉之外》

作者 潘楷昕
出版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日期 2026年6月

读《红楼梦》，我们习惯了从爱情悲剧、家族兴衰、诗词歌赋等角度进入，而畅销书作家潘楷昕新近出版的《金玉之外》，却提供了一个让人耳目一新的切入点：如果把贾府当作一个家族企业来看，这部小说里藏着一整套“败家”的行为经济学教科书。

譬如，林黛玉葬花，你以为只是多愁善感，而在作者笔下，这是一笔典型的“情绪性消费”。丝帕要最柔软的，香囊要配不同花香，一个月的葬花开支抵得上普通人家一两年的

选宋朝。

本书就是李开周为你量身定做的“宋朝吃货生存指南”。

先说吃饭时间。现在咱们一天三顿雷打不动，可穿越到宋朝，你大概率得饿一顿，因为绝大多数北宋老百姓一天只吃两顿。早餐上午八九点，晚餐下午四五点。

再说吃什么。书里有个让我目瞪口呆的菜——“洗手蟹”。做法是把活螃蟹剁碎，连壳带肉拌上盐、醋、花椒、橙汁、蒜泥，直接生吃。客人刚洗完手，菜就端上来了。这生猛程度，比现在潮汕生腌有过之而无不及。

作者还顺手给几位大文豪“扒了皮”。苏东坡被贬后没了收入，粉丝们送来的酒喝不完，夏天又容易坏，索性把几种剩酒倒进一个大缸里封起来，来客人了就舀着喝。800年后纽约一个酒保干了同样的事，把剩酒混在一起卖，大获成功，那就是鸡尾酒的前身。敢情苏东坡才是鸡尾酒的开山鼻祖。欧阳修是“吃蟹大侠”，而王安石对美食毫无追求——看来大文豪的饭桌也是众生百态。

这本书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把高高在上的历史拉到了饭桌上。李开周像个老熟人一样跟你唠嗑：宋代人饭后怎么刷牙？酒量到底多大？皇帝一天吃几顿饭？没有学术腔，全是烟火气。

（推荐书友：徐晟）

织结构、算法系统对骑手的影响，以及骑手在劳动过程中的学习、适应和身份认同。

外卖配送虽然在中国城镇化和数字化进程中涌现，但这一职业充满了临时性和过渡性，许多骑手并不打算长期从事这份工作，而是将其视为一种过渡性的谋生手段。作者通过系统分析外卖骑手的劳动实践，强调外卖骑手的工作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正规就业，也不是简单的零工劳动，而是一种悬浮于正式与非正式劳动之间的状态。

作者创造性地用“过渡劳动”来命名外卖骑手的这份工作，诠释其三个层次的内涵。首先是高流动性。骑手职业超越零工队伍，成为流动性最高的一种特殊行业。其次是平台间的循环。外卖骑手劳动的过渡性，不是通向稳定岗位的途径，而是动态的流转，其实是在不同平台、不同零工职业间跳动的隐形循环。最后是主体性求生的必然。这种过渡性劳动并非被迫式的加入，而是平台经济持续向上发展的主动引导。

本书还探讨了骑手在数字化环境中的应对策略和心理韧性，以及他们在灵活工作制度下的选择，为理解现代劳动形态和社会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研究方法。

（推荐书友：陈裕）

用度。翻译成今天的话，心情不好就打开购物App，下单时的快感似乎能抚平所有的不安。然后下个月账单来了，心情更差。

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卡尼曼、塞勒的行为金融理论，不着痕迹地融入大观园的日常叙事中。“你知道吗，探春舍不得丢去盒过期的茉莉粉，其实是因為了‘禀赋效应’——人一旦拥有了某样东西，就会高估它的价值。你家里那些三年没穿过的衣服，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才没扔？”这种写法，让抽象的学术概念获得了“肉身”。

书中最令人唏嘘的，还是对贾府衰败的全景式扫描。从元春省亲那一场花费数万两银子的“超级豪华庆典”，到宁国府为泰可卿操办的超规格丧礼，再到日常年节人情往来的巨大开支——贾府的每一笔糊涂账，都能在今天的家庭财务报表中找到对应的条目。曹雪芹写贾府之败，用的是“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样的诗句。《金玉之外》则用现代财务知识把这诗意翻译成了大白话：收入过于依赖单一的老田租（主业单一），支出结构严重错配（面子消费占比过高），危机预警机制缺失（没人敢跟贾母说实话），对外关系经营失败（人脉消耗殆尽）……说白了，这不是命，是账。

《金玉之外》用行为经济学这把钥匙，打开了《红楼梦》里那些被诗词歌赋遮蔽的“财库”。（推荐书友：彭忠富）

■ 锐观察

为什么还需要实体书店

潘玉毅

开书店是一件很诗意的事情，但在一个180人的山村里开书店则是一件很疯狂的事情。一如《托斯卡纳书店时光》开篇，作者阿尔巴·多纳蒂与意大利最大连锁书店创始人的对话，“罗马诺，我想在家乡开家书店。”“好呀，那里有多少居民？”“180。”“18万除以……”“不是18万，是180人。”“你疯了吗？”

180人的小村庄，每天来买书的人能有多少呢？就算那些人天天光顾，营收也是很有限的吧？作者自己也明白，这是一笔注定亏本的买卖。即便如此，她仍坚持逆风而行——离开佛罗伦萨，放弃原有的令人羡慕的工作，搬离国家图书馆附近的漂亮房子，不顾一切回到故乡。

看似冲动的抉择背后，实则早有伏笔。阿尔巴·多纳蒂在书里写道：“开书店的想法绝对萌生于我的童年时代，它潜伏在时光的褶皱里。”不独是她，开一个书店或者花店大抵是很多人曾经梦想，但囿于现实，最后得偿所愿的寥寥无几。我小的时候，村里没有书店也没有图书馆，能够接触到的读物非常有限，因为求而不得，满脑子想的都是“等我

长大了，有钱了，一定要在村里开一家书店”。可见，人与人之间总有些想法是共通的。

当然，阿尔巴·多纳蒂能把萌生于童年时代的想法变为现实，得益于众筹。她写了一篇题为《在一座古老的小村庄（卢奇尼亚纳）开一家书店》的众筹书，得到了许多人的响应，并且很快就突破了预设的金额上限。甚至还有人在路上拦住作者，往她口袋里塞了20欧元。“书店已然存在——在诞生之前，就已经开始施展魔法。”

一家名叫“笔尖”的书店在位于托斯卡纳山区的卢奇尼亚纳成功了起来。它没有想象中的生意惨淡、门可罗雀，反而显得异常“热闹”。毫不夸张地说，书店打破了小山村的“宁静”，也悄然改变着人们的习惯——仿佛骨子里爱书的基因被激活，大家无不以身边有这样一家书店为荣。甚至连远方的爱书之人也被其吸引，慕名而来。

可是，书店开业不到两个月，经历了一场火灾，从店铺到书籍，损失惨重。村民们穿着睡衣赶来，帮忙扑灭明火，又帮着清理书架。为了重建书店，他们组织拍卖会，不设底价让大家“认领”那些已被熏黑但还能阅读的书；木匠、电工、建筑师们纷纷施以援手，各司

其职，投入重建工作；一个名叫泰莎的女人在咖啡馆吃早餐时从柜台上的报纸上读到关于书店报道，特意送来了母亲去世前所留的八箱书籍，并捐献了母亲的一万欧元遗产……书店、书籍的精神力量，在这一刻变得具象化了。

在《托斯卡纳书店时光》里，阿尔巴·多纳蒂以日记体的形式，讲述了自己开书店以来五个多月的时光。有意思的是，每篇日记后面还附了“今日订单”，用作者的话说，这些都是经过精心挑选、有意义的书，而不是那些随大流、随处可见的书。这于读者而言，像是另一种形式的“好书推介”，也让读者了解当下的意大利人在读哪些书。

“书就是天堂，我让‘天堂’的大门永远敞开。”或许，这便是作者开书店初衷，也是坚持的动力吧。

这让我想起我的一位朋友。他在台州临海老城的紫阳街上经营着一家卖土特产的小店，平时兼做租书服务。他对我讲过一个很温暖的故事。有一次，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在他店里看到一本书，很是喜欢，想问他购买。朋友说，书是非卖品，要是喜欢可以拿去看两天。老太太拿上书欢欢喜喜地走了，然而之